

王安忆(著)

王安忆读书笔记



王安忆 读|书|笔|记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安忆读书笔记 / 王安忆著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07.1

ISBN 978-7-80225-207-3

I. 王… II. 王… III. 读书笔记 - 中国 - 现代 IV.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00025号

王安忆读书笔记

王安忆 著

责任编辑：段晓楣

责任印制：韦 舰

封面设计：尧 尧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：谢 刚

社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：010-65270477

传 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 问：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 销 电 话：010-65512133

邮 购 电 话：010-65276452

邮 购 地 址：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 刷：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660×980 1/16

印 张：17.75

字 数：207 千字

版 次：2007年1月第一版 2007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225-207-3

定 价：23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一、阅读心境(代自序)

- 02 我的“书斋”生活
- 04 阅读的要素
- 06 吞书长大
- 08 多和少
- 10 众里寻他
- 12 在偏僻的地方读书
- 14 读电影
- 16 书中书
- 18 边走边读
- 20 阅读的心境
- 21 到图书馆去

二、读书笔记

- 24 《异乡异闻》读后
- 31 汪老讲故事
- 38 颜色的里程

- 46 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
- 64 上海的故事——读《歇浦潮》
- 73 《泥日》的彼岸
- 84 走出凤凰
- 87 告别青春的回忆
- 96 无韵的韵事——关于爱情的小说文本
- 101 寻找苏青
- 110 男女关系的乌托邦
- 120 坚不可摧
- 125 残酷的写实——重读《包法利夫人》
- 134 摹写的精神
- 138 知识的批评——从蒋韵说起
- 151 人间的疾苦——读《乡村诊所》
- 156 山花烂漫——评于田儿小说《关帝庙土地庙》《石屋》
- 159 世俗的张爱玲
- 165 遥想手工业时代
- 171 雅致的结构
- 178 自觉与不自觉间
- 183 纪实与虚构
- 188 事实与诠释

194 精诚石开

201 香港人——评《目迷·耽美——爱恋无声》

三、序言集次

208 她到底要什么

215 我看短篇小说

221 情感的生命——我看散文

241 盛曙丽说

243 上海影像

248 港人彦火

251 地母的精神

258 人间风情恁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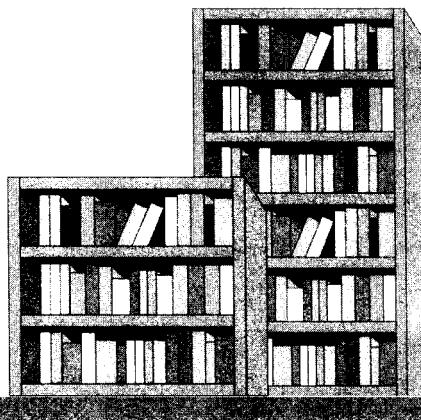
264 另一个时代正在到来

271 “那个人就是我”



一、阅读心境

(代自序)



我的“书斋”生活

“书斋”对我来说，并不是个空间的概念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我的住房很小，无法单独辟出一个“书斋”，所以我基本上不买书，除了两类书。一类是工具书，一类是资料性质的。就是这两类，再加上朋友们的赠书，就已见缝插针式地填满了我的小屋。也因此，我就很少去书店。我经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。站在书库简直可说一望无际的书架之间，我的心情会陡然平静下来。我觉得我似乎拥有着什么，十分满足。书这东西在这时便会脱去形骸，变成一种抽象的存在，这种存在不会侵略式地占领我的有限的空间，却充实了我的心灵。这实在是一种愉快的心情，我登高爬下地浏览着排列成阵的书脊，我还这本翻翻，那本看看。所有的书都像是朋友一样簇拥着我。书还有一种挽留时间的作用，它使转瞬即逝的片刻留下痕迹和纪念。它有时会有效地遏制我经常会有的虚无心情。

书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特别喜欢那些看书的日子。我很慎重地安排我看书的日子，好像把它当作一个节日。当我结束了一段写作的计划，下一个计划还未开始，这中间我便看书。这是休息，是游戏，也是享受。我在我的周围，布满了各类书籍，全都打开着，这本看几页，那本看几页。这时我有一种名副其实的沉浸的感觉。

各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与不协调的场景同时出现在我眼前,纷繁复杂,立体交叉,真叫人兴奋。在这些节日之外,平常时候,书也是一种安慰。我把我喜欢的书,放满一个塑料筐,放在我的床头,过一段时间,再换上一筐。一天过去,到了晚上,靠在床上,闲适地翻着书,书中的文字有的从眼前滑过去,有的跳进了脑子,当时不觉,而以后却会在某一个时刻,突然地涌上心头。读书讯消息和书目也是高兴的事,我点点划划,为自己列着未来的看书计划,这些计划大多实现不了,因为忙,或因为搞不到书,也因为有时事后忘了,但订计划是永远不会停止的。

我读的书很广泛。古典文学于我是永远的欣赏,我完全放弃我的怀疑和判断,以一种盲目,迷信,甚至信仰去读它们,它们对我有一种先祖的意味,我别无选择,别无挑剔,我无条件地去敬仰和爱它们。现代文学则正好相反,我调动起了我全部的怀疑和否定态度,我总是积极地、热情地、怀了反抗心理地去与它争论,这令人兴奋,使我一下子变成了好斗的公鸡。它们像是我的同辈,与它一切都可以商量。严肃的书籍对于我是思想和灵魂的作用,它们挖掘我深层的、核心性质的情感。这种情感不易触动,触动它是辛苦疲劳的,有时它们还带有麻木的表情,反应迟钝,触动它还会徒劳无益。但它一旦触动,便会使我的思想和灵魂得到什么或者失去什么。娱乐的书籍对我则是身心感官的作用,它调动我轻松的心情。它含有抚慰的性质,它使我的一些细微的渺小的感觉得到满足。它不具有太大的创造力,却也不具有太大的破坏力,它是那种温和如水的感情享受,是作为读书生活中消遣与休息的那部分,但我也少不了它。这就是我的“书斋”生活。

一九九二年七月

阅读的要素

阅读的第一要素，我想是信赖。相信我们所读到的东西，这常常是发生在我们少年时候。那个年龄，心灵像一张白纸，无条件地相信任何事情。书本给我们神圣的感觉，好比人生的老师。我们总是把书本上的话抄在日记本上，还总是将书本上的话赠来赠去。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影响的时期，是精神世界最初的建设时期。假如我们幸运地读到真正的好书，那么，一生都将受益无穷。不过，很多时候的情况则是恰恰相反。但是，尽管是这样一个不安全的时期，我也以为怀疑主义是最大的不幸。这会使我们丧失阅读的最大乐趣——那种满怀情感的接受，那种对充实内心的渴望。怀疑设立的防线又会使自己孤立，久而久之，内心便将寂寞又空虚。

当我们逐渐成长起来之后，我们便也逐渐形成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它不仅来自于阅读，更来自直接的经验。假如我们依然热爱阅读，并且依然对阅读保持信赖，便会自觉地去芜存精，选择那些真正的好书，前段时期阅读好书的经历帮助了我们，从人生中得到的真情实感也帮助了我们。阅读和阅历使我们几乎是本能地懂得哪些是好书，哪些是那种写作者以诚实与信赖写下来的文字。我们仍然以信赖的态度读书，而这时候的信赖却是一种理性

的信赖。我们和书本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，书本是我们的朋友。理性的信赖还可有效地抵御怀疑主义的侵害。这时候的阅读对于拓展我们不免狭窄的个人经验大有好处。假如个人经验偏于悲观，它便提供给光明的景象，假如个人经验偏于万事无忧，它则提醒我们不幸的存在，它可使我们保持乐观、良善、开阔的精神。在一个人对世界的观念已经形成的中年阶段，阅读可为我们作出补充和修正，使之达到健康完美的境地。

晚年时的阅读信赖，我想应是建立在宽容之上。因为这时候的经验已经成熟到可与任何书本作一个比较，这是该作出结论的时期。假如前两个阶段我们保持了阅读的良性循环，这时便能够再上升一格。在持有自己的经验与结论的同时，善解并诚挚地去观看别人的人生所得，看到人类无穷多的心灵景观。这时候，我们应当如同相信自己一样地去读书，书会和我们融为一体。我们其实也是在读着自己。这时候的自己，应该有一颗能够包容一切的心灵，读书就提供了这样的好机会。当然，我这里指的是人类写下的最好的那类书。

吞书长大

在我最大量读书的时候，书都是囫囵吞枣般地吞下去。那是在“文化革命”的开初阶段，学校停课，无所事事，主要就是读书。这些书多是从失去管理的图书馆流失出来，还有废品收购站散失出来，这时候，废品收购站堆满了书籍，是人们扫“四旧”清扫出去的。所有的这些书，都是转转借来，时间相当紧急，只能在各人手中停留一二天，甚至一个夜晚。所以，我是在一个晚上读完一本《牛虻》，一个白天读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像著名侦探小说《甲壳虫杀人案》，只看了个开头就被下家拿走了。还有一些书，在手里停留的时间相当长，似乎已经被遗忘了，可这又多是缺头少尾的。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》，我到很后来才知道它的书名和作者，因它只剩下大半本了，可这大半本我都读得烂熟。其中那乞讨的老祖父对小孙女的一句话被我视作名句：“你要向所有的人要饭吃，而不要向一个人要饭吃。”再有一本书影响也很大，就是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第一本，包括了前三卷，那可真是迷死我了。尤其是克利斯朵夫和弥娜的初恋，甜蜜而伤感，特别适合青春期的自恋情结。到了萨皮娜和阿达，事情就变得有些严酷了，要留待长大以后再去反刍。还有一本记忆犹深的书，就是狄更斯的《远大前程》，但不是亲眼阅读的，而是听一位邻

居妇女讲述。她一边看着书一边讲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听。等我以后自己读到了这本书后,便十分惊异一模一样的情节竟然有着如此不同的格调。前者完全是一个世俗的言情故事,而译作欧式的文字却使之染上一层“五四”文化的知识分子色彩。那个年代实是并不那么荒芜,只是杂和乱,缺乏系统和秩序,我们的精神就这样崎岖地生长着。

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海

多 和 少

我看书，有时候要多，四周都是书，各种各样。看，其实是只能看其中的一本，但是有这么多书在身边，人就有富足的心情，有些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意思。而且，越是多的书，越是要仔细地看，慢慢地看，一字一句，就像个富翁，却十分的吝啬。心底是贪婪的，还是耽于享受。这样多的书簇拥着，全在我的所有之中，伸手打开一本，就有字句跳入眼中。为了吃透这些字句，我时常拿一支铅笔，做着校对的工作，将错字别字勾出来改正，同时也做编辑的工作，将照我看来不够好的句子，纠正一下。但因是有这样多的书供享用，就难免三心二意了，常常不能看完一本，就伸手向另一本。而压在比较底下和离我比较远的，或者是不那么合我口味的一本，基本永远不会碰到它。所以，有时候，我要少，少到什么程度？只有一本书。

这就需要有环境帮忙了，总是离家在外的时候，身边只带一本书，看，是它，不看，也是它。有一回，我到乡下亲戚家养病，整一个月，就只带一本书。施蛰存老编的《晚明二十家小品》。这样的闲情，在平日的繁忙中，以及我的急躁性子，是会觉得不过瘾的，可挡不住只有一本书啊！就只得看，喂喂眼睛。任意翻开一页，往下看。下一回，还是任意翻一页。这样，似乎也有

了选择的余地。并不是所有的都看了,有一些却看了几遍,因总是翻到此。还因为这样的散淡文字,看和不看都差不多似的。但多看了,还是有趣味积厚起来。有一篇,徐渭记他的梦,走进一深山,松柏茂密,有一道观,主人迎接,揭开一本簿子,说,你并不叫徐渭,你的名字是“晒”。好似小时候听来的神灵故事,听了还想听,不厌其烦,越听越森然。书要少,就只得这样骨头里榨油地看。

二〇〇〇年十月九日

众里寻他

有许多记忆犹深的片断,却找不到出处了。

幼年时,母亲在看一本书,有时将其中情节讲一些给我听,还让我自己读几行,看里面的插画。是说一名青年邂逅一个女子,开始了他们的恋爱,女子请青年到她家去,是一座豪华的住宅。有一日,那女子说要远行,将一个方形的箱子托于他保管,并嘱他一定要小心轻放,尤其不可颠倒。后来,青年好奇,从那箱子的缝里张了一眼,这一眼可了不得,那箱子里竟是一个房间,与他去过的女子的家一模一样,只是缩小了,那女子也缩小了,在其间活动。后来,我一直在找这本书,可至今也未找到,一直是个谜。

还有一个故事,也是听母亲说的。说一个女孩子,患深度近视眼,因家中十分贫穷,无法为她配一副眼镜,所以她便生活在迷蒙中。后来她的姑母应允她,给她配一副眼镜,她对姑母生出了极其感激的心情,有几次姑母为什么事责打她,她也不生怨。盼了多年的眼镜终于到手了,可是她戴上眼镜,却惊悚地看见千疮百孔的贫民窟景像。这真是很可怕的一幕,世界突然在清晰中破裂开来。印象特别强烈。这篇小说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,哪位作家所写,又刊在什么地方。

还看过一本没有书名和封面的小说,写一个医生和一个小学

教师的爱情与婚姻。医生逐渐变得惟利是图,纯真的小学教师非常沉默地看着这一切,等到那医生幡然悔悟,两人重归于好,妻子却在为丈夫买熏肠还是鹅肝酱的路上,遭遇车祸身亡。医生从此坚守着道德的原则,后因坚持为一名肺结核患者做气胸治疗被起诉。似乎是,气胸治疗在当时是被禁止的。故事说起来没什么,可在阅读中,却有许多细节令人感动。有一个细节是医生闯入小学生的课堂,向他们的老师求婚。当时他的眼睛只盯着她衬衣胸前的小扣子,那扣子的形状几乎还在眼前。

再有一本书当时是草草看过,而过后却一直想起,可已记不起书名了。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,写一个大偷,如何计划与实现他的偷窃,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得手,可偏偏他就得手,并且合情合理。他的准备非常周密,即便警察有备而来,还是失算。有一次是偷火车上的保险箱,他将巡警几分钟一来回都算好,每一空当间做一点,这么一点一点地完成工作。而且那是在早期工业社会,完全没有科学手段帮忙,全靠人工,创造了神奇的偷窃。他被描写得非常优雅,叫人喜欢极了。

我经常向人打听这些故事的出典,可总打听不到。这世上有那么多的书,不知哪一本里,藏着我这些记忆中的宝贝。

而有的时候,又正好反过来,书中的细节全都忘了,或者说,全部化为一股气氛,渗透在记忆中了,而书名却记得清清楚楚,那就是柯罗连科的《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》第一卷。

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一日